

溫熱經緯

下

王潛齋醫書五種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溫熱經緯卷四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評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雄按此與下篇相傳為陳薛所著究難致貴姑從俗以標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苦熱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敢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令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因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雄按喻氏春夏之病皆起於冬至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丹溪謂夏月必獨宿淡味保養金水二臟尤為攝生之儀式焉即春必病溫之語亦是此論冬不藏精春陽病溫之理甚通惟不知有伏氣之溫熱二家竟未細繹毋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矣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雄按麻黃湯證是也有中風雄按桂枝湯證是也有風溫雄按冬溫春溫之外受者有熱病雄按即暑病也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治法原有區別界畫甚嚴後人不察固知茲余輯此專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知

也獨是西北地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

雄按亦不盡然

東南地卑水濕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

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

煖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乘列

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

雄按亦有宜逐者總須辨證耳

蓋風不兼寒即為風

大濕雖化熱終屬陰邪

雄按濕固陰邪其兼感熱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

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

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

雄按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

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諸法

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

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皆如此節去棄段錄瑜後皆依此

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

風邪用事冬初氣煖多風

雄按冬煖必定在冬初也

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

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謂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

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景

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

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風溫証也

雄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為少陰之表也

再則曰發汗已身

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

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腋後變見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

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瘞瘻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

命期亦止詳用下用大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

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非冬春外感之風溫

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為引證原可刪也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全
然病之內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姑存為後比例索治叙證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葉氏已詳論矣

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
索治叙證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葉氏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
之屬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一升以肺根誠善然桔梗宜少用自注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嗽痰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盛壅逼頻欬頻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此溫和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雄按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桔梗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欲嗽煩悶讞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雄按嗽且悶麥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汪按徐洄溪謂麥冬能滿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細極微芒

讀者不可
草讀過

風溫證身熱欲嗽口渴下利苔黃讞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讞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六)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讞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汪按升提亦所不任雄按傷寒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

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疹必下利與此正同故溫病多既已清泄其邪不必專於治利矣况有欬嗽胸痞之兼證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猪膚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竭糟粕煉成

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燦胃津曰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菴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病日以劇將治本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以是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矣待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前三大碗置於桶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答蕉漿悉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一年先君捐館雄餽口遠遊聞先生浦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鑠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尚在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欬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為風疹楊云白疹乃肺胃濕熱與脾無涉亦與風無涉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濕熱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汪按前說即白如枯骨之白色也雄

按白疹即白痞也雖挾濕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荆防之可再表

楊云此濕亦不必用橘皮之燥

精膏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宜易滑石葷莖通草

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端吼而聲如曳鋸陳氏想未之見耳

風溫證身熱咳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荆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

九十四主治

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

利黃水者風溫熱毒

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

汪按方附見

元十五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唇腫氣囉煩躁舌絳齒板痰多甚至神昏讞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班間有生者

楊云葛根麥冬俱與證不甚登對

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

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喉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

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端吼而聲如曳鋸陳氏想未之見耳

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此風

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

楊云仍是肺病

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

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塞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精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鼻塞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灼胃熱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急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瘓癰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
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血脉
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
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瘻癰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癰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雄按
可加元參梔子絲瓜絡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憤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
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
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熱
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
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
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悶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
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
法於後汪按此乃駁香開辛散之法而別立一法與本書異趣蓋此條當是他人附贊之評語非本書也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
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攜勻如水時楊云雄黃多而牙硝少何能勻急濾清者於椀粗渣不用
凝定此丹灶家祕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椀內取出一椀煎木通一錢通草二錢傾入九
椀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椀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挑二三釐入椀冷與
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碗而愈楊云據此用法當是一分硝六分也十救七八盖此

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歎

薛生白濕熱病篇

雄按汪本吳俱作溫溫

雄按此篇始見於舒松摩重刻醫師祕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吳子音溫熱贅言連前篇併為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二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人殊無從覈實姑存疑以質博雅

二濕熱證

雄按既受濕又感暑也即是濕溫亦有濕邪久伏而化熱者

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

痞舌白

吳本下有

口渴不引飲

雄按甘露消毒丹

九十五

最妙○吳本雖出江本之後無甚異同所附

酒客一案云是其師治似較江本為可信也故引證但據吳本而江

相召故濕熱之邪始

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外邪傷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如

雖外受終歸脾胃也

為熱而不惡寒今以暑濕所合之邪故人身陽氣旺

即隨大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即隨濕化而歸太陰也

病在二經之表者居多

章虛谷云胃為戊土屬陽脾

為己土屬陰濕土之氣同類

或黃二字

本從

自注此條乃濕熱證之提綱

也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

以肝脾胃所

入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居相近也

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少陽之氣由肝胆而升

流行三焦即名相火

陽明太陰濕熱內鬱鬱甚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充斥肆逆

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少

壯火為亢陽之暴氣故反食其元氣食猶蝕也

外邪故是證最易耳聲乾嘔發瘻發厥蒙蔽清陽

甚使陽和之氣悉變為亢暴之氣而充斥一身也

則耳聾內擾肝脾

肖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證皆濕熱病兼見之變局而非濕熱病必見

之正局也必見之證標於提綱使人辨識不至與他病混亂其兼

始惡寒者陽為濕遏而惡寒終

則乾嘔而瘦厥也

見之變證或有或無皆不可定若標之反使人迷惑也

既與暑合則兼

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

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

有陽相終非如寒邪之純陰而惡寒甚也

雄按煉雄黃法財於游宦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惡熱矣。雄按後則濕鬱成熱故反惡熱所謂六氣熱盛陽明則汗出。章云熱在濕溫為汗濕故清陽則胸

痞濕邪內盛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舌黃。雄按觀此句則提綱中熱則液不升而口渴濕則飲內留

而不引飲。章云以上皆明提綱所標為必有之證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

雄按此則前病在太陰也。雄按據此則前病在太陰也。下必有脫簡應從吳本補入。

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四肢稟氣於牌胃而肌肉脾胃

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則胃為脾之表胸為胃之表也。故胸痞為濕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急肌肉煩疼亦必並見。

而風為陽邪首及肺經寒為陰邪先犯膀胱惟濕為中土之氣胃為土之腑故冒受之楊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謂語必驚人總近情也。

陳亮師云風邪上受肺合皮毛故桂枝證有鼻鳴乾嘔也。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而變熱如仲景條內之麻黃赤小豆

湯半五語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必由口鼻而入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濕土之臟故多陽明太

陰受病。濕輕暑重則歸陽明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即三焦之門戶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

雄按此與葉氏溫熱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爲第三章之論合歸於此也其為三焦之門戶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入脾胃也楊云細繹此言則膜

原乃人體內之膜也。然邪之由鼻入者必先至肺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歸膜原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內之邪必由膜原達

外在外之邪必由膜原入內則似矣。要之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少

陰太陽同病此仲景所論伏氣之春溫若葉氏所論外感之風溫則又不同者矣。雄按此注知有序自稱其名曰祖恭未言又有此篇此篇又無自序其非出一人手明甚夢隱辨之是也。

乃陽明太陰同病也始受於膜原終歸於脾胃而提綱中言不及脈者以濕熱之證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

或細各隨證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陽明熱盛見陽脈太陰溫

濕見陰脈故各證隨見也。

濕熱

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不藏

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應故為溫病

此即經言冬不藏精春發溫病先由內傷而後外感者

太陽之溫病禁薦中人多有之皆必兼少陰也若外感風溫邪由上受者又當別論矣

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

脾主為胃行津液者也脾傷而不健運則濕飲停聚故曰脾虛生內濕也惟按此言內濕素盛者暑邪入之易於留著而成濕溫病也

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

由腑及臟之謂若濕熱之證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

雄按內濕不盛者暑邪無所依傍雖患濕溫治之易愈

因於濕再因飢勞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為不足濕飲停聚為有餘

脾陽溫聚曷云有餘蓋太飽則脾困過逸則脾帶脾氣因滯而少健運則飲停濕聚矣較之飢傷而脾餒勞傷而脾乏者則彼尤不足而此尚有餘也後人改飢飽勞逸為飢飽勞役不但辨證不明于字義亦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孰實孰虛又在臨證時權衡矣

三濕熱證惡寒無汗身重頭痛

雄按吳本下有胸痞腰疼四字濕在表分宜藿香香薷活蒼朮皮薄荷牛蒡子等

味頭不痛者去羌活

雄按吳本無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曲廣皮枳殼

必挾風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

楊云濕宜淡滲不宜專用燥藥頭痛屬熱不必牽涉及風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

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濕雄按陰濕故可用蒼朮羌活以發其表設暑勝者三味皆為禁藥章氏既知陰濕因見其用香薷一味遂以此條為暑證之實據總由誤以濕熱為暑也故其論暑連篇累牘皆是影響之談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難臆斷况太極無形空談無謂道渺求遠反誤後人茲概從刪免滋眩惑

三濕熱證有汗出二字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痛

雄按吳本下有胸痞腰三字痛濕在肌肉不為雄按吳本作本作可汗解宜滑石

大豆黃卷茯苓皮蒼朮皮藿香葉鮮荷葉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朮皮

雄按吳本此句作汗少惡寒者

之表而即清冒脫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此乃陽濕傷表之候

加葛根條內無通草桔梗有神曲廣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

之表而即清冒脫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此乃陽濕傷表之候

以其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溫也雄按吳本下有然藥用湯
神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汪按此二句乃他人所附評語

四濕熱證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此濕熱侵入經絡脈隧中宜鮮地龍秦艽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藤海風藤酒炒黃連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濕邪挾風者風為木之氣

風動則木張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藥不獨勝濕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則風藥能疏肝也選用地龍諸藤者欲其宣通脈絡耳十二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由經絡傷及於筋則癓症拘攣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舒肝雄按地龍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桑枝等較妥或加鈎藤可行

伯云地龍靈仙蒼耳海風藤似嫌過於走竄不如羚羊竹茹桑枝等亦可也

或

問仲景治瘡原有桂枝加栝蒌根及葛根湯兩方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今之瘡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耶余曰非也藥因病用病源既異治法自殊

汪按不但此也回溪已云金匱治瘡諸家見效

或

矣少傷寒之瘡自外來謂由外風證屬太陽口噤即屬陽明義詳本論治以散外邪為主濕熱之瘡自內出謂由內風波及太陽治以息內風為主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少陽生氣生於肝胆流行三焦名相火也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盛

雄按治溫熱諸病其風則燎原莫救矣

或

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動則風生而筋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雄按設再投桂葛以助其風則燎原莫救矣

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

或

者不可不知此理

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

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竅經脈則成瘡內侵膿中則為厥瘡並見正氣猶存

一綫則氣復返而生膿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

雄按渝氏云人生天真之氣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溫熱諸病首宜瞻顧及此董

齋翁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見到之言也余世人既不知溫熱為何病更不知胃液為何物溫熱燥烈之藥漫無顧忌誠不知其何心也所以瘡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瘡自外來者安有是哉雄按此瘡即瘻瘍也

暑月瘡證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

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逆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

痙但痙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痙證風火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雄按宜作越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證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則逼入體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留則溼及諸經而拘攀火鬱則厥火竄則攀又痙與厥之遺禍也痙之攀結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雄按木土也痙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攀總由濕熱與風清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雄按霍亂濕多熱少道其常也余自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成輯一專論問世嗣後此證屢行然必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乃劇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冬後始息夫彤彤徂暑濕自何來只緣今人趨濕者多暑邪易於深伏迨一朝猝發遂至關戶沿村風行似疫醫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剝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問其人曰病未猝發之先豈竟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先覺熱或曰未病前覩物皆紅如火嘵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耶成豐紀元此證盛行經余治者無一不活而世人不察輒以蓋附殺之不已眞乎楊云道光元年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至棺木買盡以席裹身而莫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至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所關顧不鉅哉雄按此理喻氏發之葉氏暢之實諸病之生死關鍵也在溫熱等病尤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愈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條自注明以濕熱二氣分強合二氣為一氣且得難經溫熱病為一證矣蓋由未讀

越人之書耳茲於原釋中悉為訂正而附記於此以質宗工

五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瘡神昏識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鈎藤銀花露鮮菖蒲至寶丹雄按吳本無銀花露王按宜從吳本蓋花露清靈者終覺非宜也十二等味

上條言疫此條言厥溫暑之邪本傷陽氣雄按此謂邪之初感必及至熱極逼入營陰雄按雖伏于陽分而陽氣也已從熱化在氣不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務雄按昏證乃將厥之兆也

六濕熱證發煙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胸膈宜仿涼膈散四十二若大便數日

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仿承氣微下之例章云曰宜仿曰微下教人細審詳慎不可孟浪攻爲急證

峻下以行之也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陽明實熱或上結胸膈或下結腸胃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

不能除腸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陽明實熱舌苔必老黃色或兼燥若猶帶白色而滑者乃溫重為夾陰之邪或

腹滿不得不下須佐二木健脾燥濕否則脾傷氣陷下利不止即變危證蓋濕重屬太陰證必當扶脾也雄按苔色白滑不渴腹雖脹滿是太陰寒濕豈可議下但宜厚朴枳术等溫中化濕為治若陽明之邪假陽明為出路一言真治溫熱病之金鍼也蓋陽明以下行為順邪既犯之雖不可孟浪攻鴻斷不宜截其出路故溫熱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澀也楊云注語極鄭重孟英辨尤精二說皆宜參究汪按凡率投補澀者皆不知邪必須有出路之義者也

五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煙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

角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菖蒲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方諸水金汁有丹皮連翹

重者上為胸悶下挾熱利班疹瘡厥陰陽告困獨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為急務者恐冒液不存其人自焚而死也雄按此治溫熱諸病之真詮也醫者宜切記之方諸水俗以井水代之程濁已甚宜用竹瀝為妙此證紫雪丸十一神犀丹九十六皆可用也

八濕熱證寒熱如瘧雄按吳本下有舌苔滑石口不知味八字濕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樸檳榔草果藿香蒼朮半夏乾葛蒲六一散雄按吳本無柴胡橘梗藿香葛蒲有神效

竅疏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證發作者以膜原為陽明之半表半裏熱濕阻遏則營衛

氣爭證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仿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束一由內濕阻也

膜原在半裏如

少陽之在陰陽交界處而營衛之氣內出於脾胃

元濕熱證數日後院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三

雄按宜焦宜藿香葉薄荷葉鮮荷葉枇杷葉佩

蘭葉雄按離騷納秋蘭以為佩故稱秋蘭為佩蘭若藥肆中所售之佩蘭乃媚離草之類不可入藥

蘭葉也汪按蘭即首頭草離騷之蘭即本草之蘭花前人辨之已極明確不必致疑矣蓋古人所謂

香草寄取葉香非指花香而今之蘭花蘭葉不香明非古之蘭也醫者

古藥品之蘭蕙正如儒者疑古食品之蛾蠣皆不通古今之變者也蘆尖

雄按即蘆根也

用尖取其宣暢冬瓜仁

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濕熱已解餘邪蒙蔽清陽胃氣不舒宜用極輕清之品以宣上焦陽氣若投味

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涉矣

雄按章氏謂輕劑專為吳人體弱而設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問溫

高祖天士先生案云天氣鬱勃泛濤常以枇杷葉拭去毛淨鍋炒香泡湯飲之取芳香不燥不為

穢濁所侵可免夏秋時令之病餘則建蘭葉竹葉冬瓜蘆根皆主清肅肺氣故為溫熱暑濕之要

藥肺胃清降邪自不容矣若別藥恐滋流弊方名雖美不可試也而薄滋味遠酒色尤為要發

此條須與第三十一條參看彼初起之實邪故

宜涌泄投此輕劑不相合矣又須與後條參看治法有上中之分臨證者審之

解後餘邪為虛上焦初發者為實上焦近

心故有懊惱譫語中焦難心遠故無如其舌黃邪盛亦有發譫語者

王濕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藿梗蔻仁杏仁枳殼桔梗鬱金蒼朮厚朴草

果半夏乾葛蒲佩蘭葉六一散五十九

楊云慎可用但須擇一味對證者用之不必並用等味下曰不喜飲舌白作舌苔滑白杏

桔仁蒼朮厚朴草果半夏

不似薛氏手筆此條多有挾食者其舌根見黃色宜加瓜蒌楂肉萊菔子汪按此疑亦後

十一濕熱證數日後

雄按吳本下有利溺赤雄按吳本上利口渴有身熱二字濕流下焦宜滑石猪苓茯苓

澤瀉草薢通草等味雄按吳本無澤瀉草有神軸廣皮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溺赤脾不轉

津則口渴總由太陰濕勝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為治。然兼證口渴脢痞須佐入枯梗杏仁。

大豆黃卷開泄中上源清則流自潔不可不知。

雄按據此則本條胸痞二字當從吳本增入為是至源清流潔云云則又非自註之文法殊可疑也

汪按此篇多有後人評語傳寫羼入自註之處此數語亦後人所附評語也

無表裏可分。謂由膜原中道而入也。雖無表裏之分亦有淺深當別。

雄按熱得

也。夫熱為天之氣。雄按此明熱即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得濕而愈熾。濕得熱而愈悶。雄按熱得而不宣故愈熾。濕得熱則蒸騰而上薰。故愈橫。兩邪相合為病最多。丹溪有云：濕熱為病十居八九。故病之繁且奇者莫如夏月為最。以無形之熱蒸動有形之濕素有濕熱之人易患濕溫誤發其汗則濕熱混合為一。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章云：故當開泄泄以分其熱。而成死證名曰重暍也。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若誤作虛而用補法則間塞氣道。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三焦分治。調三焦之氣。濕熱俱多。則下閉上壅。而三焦俱困矣。而死矣。

當開泄清雨法兼用

猶之傷寒門二陽合病。三陽合病也。蓋太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止能蒙蔽清

陽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若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悉化為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

為瘧者哉。

雄按濕熱一合業已陰從陽化如此。彼獨況熱多濕少乎。所不言熱多濕少者非闕文也。蓋急宜清熱有不待言矣。

所以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

為酷烈。

雄按曰：烈。皆暑之威名。

兼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再引肝風瘧厥立至

不耐暑氣煎熬可謂形容逼肖

胃中津液幾何。其能拱此交征乎。

雄按不辨暑證之挾濕與否而輒投溫燥以劫津液者宜鑑斯言

至其所以必

屬陽明者。以陽明為水穀之海。食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為必由之路。

按肺胃大腸一氣相通。溫熱究三焦。以此一臟二腑為最要。肺開竅於鼻。吸入之邪先犯於肺。肺經不解。則傳於胃。謂之順傳。不但臟病傳腑。為順而自上及中順流而下。其順也有不待言者。故溫經熱以大便不閉者易治。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傳於胃。而內陷於心包絡。不但以臟傳臟。其邪由氣分入營。更進一層矣。故曰逆傳也。因葉氏未曾明說。順傳之經世多誤解。逆傳之理余已附注於本條之後。讀此可證。管窺之非妄。汪按鼻為肺竅所受之氣必先入肺。此云悉歸陽明。不免語病。夢寐以肺經不解。乃傳入胃。釋之意始圓。惟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

先傷其胃液。其繼邪盛三焦，更欲資取於胃液。司命者可不為陽明顧慮哉？

雄按此不獨為濕熱病說法也。風寒化熱。

之後亦須顧。或問木火同氣，熱盛生風，以致瘡厥，理固然矣。然有濕熱之證，表裏極熱，不瘡不

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為火熱引動者，原因木氣素旺。

木旺由於水虧，故得引火生風，反焚其木。以致瘡厥者，若水旺足以制火而生木，即無瘡厥。

者，肝陰先虧，內外相引，兩陽相煽，因而動。

雄按吳若張若肝腎素優，並無裏熱者，火熱安能引肝本作動。

更有不待暑侵而自成為厥者，試觀產婦及小兒一經壯熱，便成瘡厥者，以失血之後與純陽之

矣。楊云虛損之原一語，揭出。

體陰氣未充，故肝風易動也。

雄按原本未及產婦，今從吳本與小兒並論，尤為周密。然婦科不知。

宋葛解肌為家常便飯，初不究其因何而發熱也。表熱不清，柴葛不撤，雖肝風已動，瘡厥已形，猶以風藥助虐，不亦慎乎？此葉氏所以有刲肝風竭胃汁之切戒也。

楊云瘡厥之證舉世不知其因，

今經此詳明剖析，如白日矣。

或問曰：亦有陰氣素虧之人，病患濕熱，甚至斑疹外見，入暮譫語昏而不痙不厥者何也？

余曰：病邪自盛於陽明之營分，故由上腕而薰胸中，則入暮譫語，邪不在三焦氣分，則金

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於斑屬陽明，疹屬太陰，亦二經營分熱極，不與三焦相干。即

不與風木相引也。此而瘡厥必胃中津液盡涸耗及心營，則肝風亦起，而其人已早無生理矣。

雄按此從吳本採補觀此，則粗工之治溫熱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汁而鼓其肝風者，真殺人不以刃也。惟稍佐於涼潤方中，或不致為大害。

十二、濕熱證舌偏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朴草果半夏乾葛蒲等味。

舌滑而口不渴者，言其苔若苔滑而口不渴者。

此從吳本採補觀此，則粗工之治溫熱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汁而鼓其肝風者，真殺人不以刃也。惟稍佐於涼潤方中，或不致為大害。

此濕熱證舌偏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朴草果半夏乾葛蒲等味。

舌滑而口不渴者，言其苔若苔滑而口不渴者。

此從吳本採補觀此，則粗工之治溫熱妄用柴葛竭力以耗胃汁而鼓其肝風者，真殺人不以刃也。惟稍佐於涼潤方中，或不致為大害。

右執此為常用之法，則誤矣。注內補出塞，便溺一層，尤為周到。

陽氣升則陽氣升而熱透，以其屬陽明濕邪開而此時濕邪尚未蘊熱，故重用辛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

陽氣升則陽氣升而熱透，以其屬陽明濕邪開而此時濕邪尚未蘊熱，故重用辛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